

双清  
SHUANGQING

## ◆人物剪影

## 永远的“老大”

陈卫民

一天,接到大学舍友爱林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种抑制不住的悲戚:“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:老大走了!”“走哪去了?”我不愿意往那方面想。“走了,就是走了……”爱林吞吞吐吐,欲言又止。老大虽说是我们宿舍年龄最大的,但也正值壮年,怎么说走就走!我脑袋一嗡,赶紧问原因:“怎么回事?”“据说是在老家摔了一跤,医务人员赶到时,人已没了。”于是我们跟老大的姐姐取得联系,赶往老老家吊唁。

谭发从衡阳出发,我跟爱林从长沙出发,一路飞驰。邵阳县九公桥,一个山环水抱的小村,一栋新建的小洋楼,这就是老大的家了。老大的遗像贴在黑漆漆的棺木上,照片明显被P过,英俊年轻,皮肤白皙。上面一层细灰的棺木,估计本来是给老人用的,现在殓了年轻人。

老大前妻带着崽吊孝,来自内蒙的女子讲感情啊,离了婚,还参加前夫的葬礼,难能可贵。孩子的眼泪似乎已经流干,在老大的带领下接客谢客。

安慰了家人,简单吃了饭,我们回程。老大就这样走了,活着的还得好好活下去,还得回到滚烫的生活中来。

一天写作时,偶觉嘴里无味,打开一袋奶片来嚼,忽然想起,这是老大从新疆寄来的。斯人已去,他寄来的东西还没吃完。中元节那天,路旁尽是氤氲的香火,于是在飘忽的烟火里,关于老大的一些遥远记忆,又重新鲜活起来。

新生报到时,老大是最后一个来到宿舍的。大家的行李都用箱子装着,唯独他背着个蛇皮袋。卧谈时介绍籍贯及年龄时,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我是邵阳九公桥的,属龙。一个宿舍都是八零后,你就是七零后,你就是老大了!老大的称号不胫而走。他还说:我喜欢李小龙,喜欢邓丽君的歌。他的爱好似乎与八零后的爱好有点不同,我们哄堂大笑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老大中途出去打工挣了学费,后又回家复读,终于“上岸”。

去年冬天,老大来长沙,我当时有事带儿子回老家,没能参加小聚。现在想来,早知道这样,无论如何,退掉高铁票也要参加这次聚会。

之后老大问我地址,我发给了他。一星期左右,收到一个巨大的箱子,打开一开,全是新疆的特产:奶贝、奶条、葡萄干、大红枣、核桃……原来,老大在新疆做项目,顺带给很多同学每人寄了一箱子特产。我估计,老大到一个地方,首先惦记的是怎么给家人给兄弟们寄点当地特产。如果是这样,那希望老大走遍全国,我们也可以托老大的福,不出远门,尽享全国特产。

然而,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,老大走了,就这样永远地走了。他躺在里面,哪管外面锣鼓喧天,哪管家人泪流成河,哪管我们思念成灾……(陈卫民,隆回人,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)

## “偷柴”岁月

周乐彬

在我的老家,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男孩都有一段特殊的经历——“偷柴”。那时农村山林属集体所有,未承包经营到户。

之所以偷柴,主要原因是当时农民无钱买煤,柴是唯一的生活燃料;而我村山林太少,无法满足村民对燃料的需求,只能去山林面积多的隔壁村偷。

“偷”,本来是可耻之事,但在我们那里毫不可耻,因为偷柴在全村带普遍性。谁偷柴越多,与看山员斗智斗勇获胜,谁反而越“英雄”。有一次,比我年长几岁的容牯兄偷柴,爬上高约十米的松树砍枝。不料看山员从灌木丛中霍地冒出,大喝一声:“今天看你往哪里跑!”双方一个树上、一个树下周旋相持了约摸两三个小时。熬到黄昏时刻,冷不防容牯“呼啦”一下从树上纵身跳下,像野兔一溜烟跑了,嘴里还大骂一声。从此容牯在全村声名远播,“英雄”的称号不胫而走。

虽说老家的海拔并不高,但对于少年儿童的我们,也可说是“山高、路远、坑深”。每偷一担柴,要翻山头,爬陡坡,穿丛林;遇上下雨天还柴湿、衣湿、路滑,常常淋得像落汤鸡,常常一个跟头摔个“狗吃屎”;常常被柴刺擦破皮肤,被柴刺穿脚板,被柴刀砍伤手足。还要时刻警惕看山员,还要防止

踩上蛇、遇上马蜂。不知多少次因不小心砍烂了马蜂窝,也常常因为顽皮故意用禾枪(挑柴的木杆)戳烂马蜂窝,被马蜂群起攻击了多少回,但从未中过毒;也遇到过很多次蛇,伙伴们群起而打之。多少次挥汗如雨,焦渴难忍,饥饿难耐;多少次朔风呼啸,手脚冻僵,刺骨寒冷;多少次蚊虫叮咬,奇痒无比,疼痛交加……我们把所有的苦水吞进干瘪的肚里,把所有的困难踩在瘦小的脚下,把所有的挫折摧毁在稚嫩的手掌中;我们用瘦弱的身躯担负劳动的重任,抵挡贫困的风雨,眺望草根家族的诗和远方……

当时看的电影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战斗故事片,把电影里的许多战术都运用到偷柴实践中。比如,速战速决术。一棵七八米高的松柏树,我们一阵风“哗哗”爬了上去,行如松鼠,三下五除二将树枝砍下;再伸手抓住邻近的一棵树的树枝或树尖,双脚一蹬,“呼啦”一个秋千打过去就荡到另一棵树上,活像一只只泼猴,再三下五除二将树枝砍下,有时一连荡几棵树。如果有谁第

一时间发现看山员来了,必须大喊一声,告知大家第一时间逃跑。大家迅速顺着树干滑下,一般是滑到树干腰部就“呼”地从树上纵身跳下,也不管树下是树苑、柴刺、尖石什么的;再拼命地逃跑,也不管前面是荆棘丛生还是高坎骇人。是荆棘,冲过去;是高坎,跳下去。再比如,调虎离山计。把偷柴队伍分成一大一小两支队伍,让那支小队伍故意出现在看山员的视野中,引诱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小队伍身上,那支大队伍则到另一个山头去大偷特偷。

还比如,夜袭袁家山。选月朗星稀之夜作战,因为有月亮才看得清路和柴。记得有一个晚上,月光皎洁如银,我们选择隔壁村柴质最好的山下手。山上全是老辣的杂木柴。比起松木、杉木来,它的显著特点是烧起来火势强劲,火力旺盛,燃烧

持久,即使燃尽以后其火炭还能保持良久的热度供取暖、保温之用。我们觊觎已久,口水流了好几年。那天晚上,每人足足砍了三大担,完成了偷柴生涯的最得意之作。第二天,看山员见到我们,咬牙切齿地骂。我们佯装惊讶,心里窃喜。

斗转星移,时代变迁。三四十年的过去,我偶尔回到家乡,常常想起少年时期那偷柴的大战,总想去看看。但每次都无法进山,因为山上树木参天,遮天蔽日,灌木丛生,林深如海,山上的路都被树木淹没了。改革开放后,村民完成了燃料史上的几次升级换代和革命:从过渡到烧煤球,到烧液化气,有的还早用了电饭煲、微波炉、电磁炉等等。如今随着“气化湖南”工程紧锣密鼓实施,新疆的天然气飞入寻常农家也指日可待……山上再没人去砍柴了,更没人去偷柴了。望着那连绵起伏的山峦和郁郁葱葱的林海,我心潮澎湃,浮想联翩,那艰难困苦而又充满童趣的偷柴岁月,只能永远珍藏在记忆的深处……

(周乐彬,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)

见证

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 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

水杉林

曾德辉 摄



在我屋后的空地里,生长着许多的“皮叶树”。

这些年,不知是从哪里飞来的皮叶树种子,不知不觉,就从地里冒出来了许许多多的皮叶树苗,风吹一样的长势。没两年工夫,那一棵棵小小的嫩苗竟长成了大树。它们与比邻一单位围墙边的桂花树、樟树、棕榈树、枫树等连成一片,几乎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树林,为我们这一带的环境增添了不少绿意。

皮叶树,学名叫构树、楮树,只因它枝条上的皮很容易撕下来,所以我们这里的人都叫它皮叶树。

而今,当这些皮叶树遍布我的视线里时,我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。我最初认识皮叶树是在乡下老家。奶奶曾对我介绍过皮叶树的种种好处,不过,那时被我记住的却只有两项,一是它的果子可以吃,二是它的嫩叶可以做用作猪食。我口馋,又要负责家里的猪食。

可偏不巧,那时我们那里的皮叶树,少得可怜。偶尔发现一株或两株才发了几片新叶的皮叶树,就会喜出望外,赶紧连枝带叶一起收进我的背篓里。只可惜数量有限,根本丰盈不了我那小小的背篓。现在,每当看到屋后的皮叶树绿意盎然,我就不由得想起儿时与皮叶树的种种过往,常常感叹,要是那时的皮叶树有现在这么多,该有多好呀!

有一回,我与村里的小伙

## ◆精神家园

## 屋后的皮叶树

曾彩霞

伴偶遇一棵皮叶树,它的枝丫上挂着几个绯红的果。望着那形如杨梅的果子,我们垂涎三尺,蹭蹭几下就爬到了树上,迫不及待地摘下果子就往嘴里送。吃一口才知,那果子根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味,味道酸涩中略带点甜。不过我还是吃了几颗,这一来,舌头就有发麻、发硬的感觉,说话都有点不流畅,心情很是沮丧。从那以后,无论我遇到多漂亮的皮叶树果,再也引不起我想去尝试的欲望。

现在这个时候,正是皮叶树果成熟的季节,站在阳台上,近观远望,在那些枝繁叶茂的皮叶树里,正挂着一粒粒绯红的果子。有几棵生长在空地边的皮叶树,原本离我家阳台还有十几米远的距离,而今有些枝丫竟快伸到我家的阳台里来了,果实伸手可摘。只是儿时尝试的教训犹存,撩拨不起我的食欲,只能将它当成一道靓丽的风景来观赏。

你看,树上的这些果子间隔匀称地悬挂在枝干上,有的一小枝一颗,有的一小枝两颗、三颗,最多的是五颗。未成熟的果子是青绿色,果肉结构紧密,虽然上面毛绒绒的,却非常硬实;成

熟了的是鲜亮的橙红色,犹如一个被撑开的松球,也像一朵开了花的蒲公英,蓬松松散,体积要比青果大了一倍。

那皮叶树的熟果虽然引不起我的食欲,却让居住在这片树林里的鸟儿们高兴坏了,这可是它们上等的水果盛宴。我曾发现,起初只偶尔有一颗果子成熟,有一只鸟儿不声不响地跳到果子旁,左看看,右瞧瞧,一会儿将嘴凑到果子边嗅了嗅,一会儿将嘴伸进果子里啄了啄;同时似乎还要提防是否还有其他鸟儿发现,那种心情在我儿时吃独食时也曾有过,没想到鸟与人类也有相同之处。大概它再也抵制不住食欲了,就三下五除二,大快朵颐起来。瞧它那吃相,非撑死不可,我为它担忧。只见它吃完后意犹未尽,不住地将喙在树枝上蹭擦,眼睛仍旧盯着那已被吃得没留下一点果肉的果柄,觉得实在无望时,才不甘心地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后来,果子成熟的多了,鸟儿们也就有了拣精择肥的余地,只见它们专择那些个头大、肉儿多的果子吃。吃得兴起了还会呼朋唤友,招来许多同伴。

你看,现在就有一只能说会道的乌鸦正站在树枝上召唤:“快来吃果子!快来吃果子!”不一会儿,就有两三只鸟儿闻讯而来。不一会,一树同时有乌鸦、鹊鸂、绣眼鸟等,一共有十多只呢。

在这个季节,鸟儿们也会带着它们的宝宝们来就餐,次数最多的还属乌鸦。乌鸦宝宝的个头不小,却还没有自己觅食的经验。只见乌鸦啄着果肉,一丝丝地朝宝宝的嘴里喂。宝宝边吃边唧唧地叫,那声音响亮、急切,听得我心急火燎,恨不得上前去帮它一把。幸好乌鸦妈妈每次只带一只宝宝来,有的是耐心全力哺养它。就这样,我每天与鸟儿作伴,有欢乐相陪,日子一溜烟就过去了。

皮叶树是分雌雄的,我家后面的这些皮叶树属雌性,才结果实。离我家不远的地方,有一棵皮叶树就是只开花,不结果。每年春天的时候,就会满树开出一条条像毛毛虫的花卉来,这种花也能吃。就在今年开花的季节,我就见朋友食用了它。摘回去洗净,裹上面,放进油锅里一炸,就是一盆美味十足的小点心。我壮着胆子,也尝了一串,那味道绵绵的、脆脆的,其中有一种淡淡的清香,比起小时候吃的皮叶树果,感觉要好很多。

因为上述种种,我很喜欢皮叶树。

其实呢,任何树都是可爱的。(曾彩霞,武冈市作协会员)